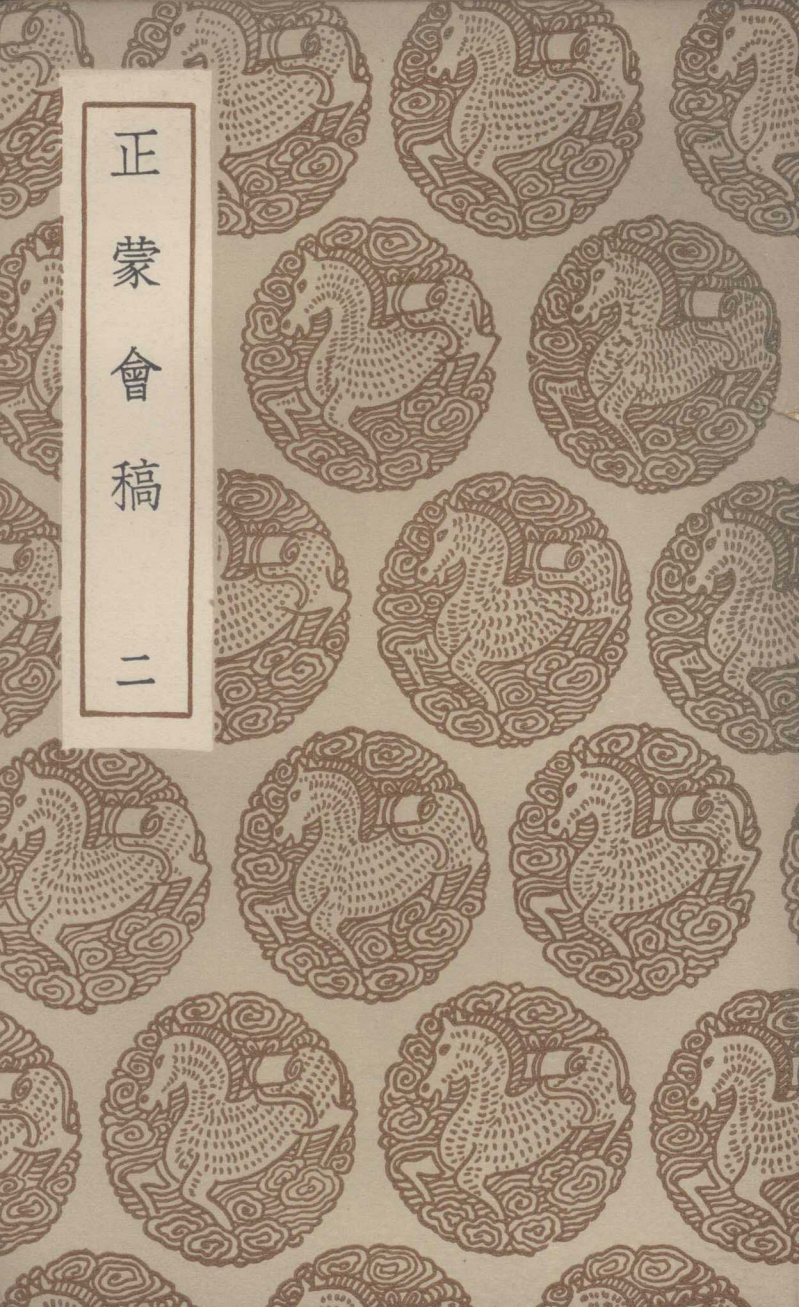


正蒙會稿二





稿 會 蒙 正

(二)

著 璣 劉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正蒙會稿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劉

璣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一三八三上

徐

正蒙會稿卷之三

至當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至當者。所行合宜也。此非道得於己者不能。故謂之德。百順者。無往不順也。其爲吉孰大焉。故謂之福。易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其至當之謂乎。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百順之謂乎。然必先有至當之德。而後斯有百順之福。故德爲福之基。而福乃德之致也。無人猶無往也。無往而非百順。故君子所樂在得其道而已。得其道。斯至當也。至當則不患乎不百順矣。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理而曰天下者。蓋公共之謂也。此理之在天下。非此有而彼無。所以曰天下之理。然人皆知有道德。而不知道。卽循此理之謂德。卽得此理之謂也。循。謂率之也。日用之間。惟理是循。猶周行之必由也。德則躬行此理。而有得於心耳。曰易簡之善配至德者。易之所言易簡之善。本謂易知易從。合乎人心之至德。張子引之。則以爲道德之所以爲道德。初非遠且難者比而已。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仁智固皆德之謂。然仁自仁。智自智。不見其爲大德。惟仁智合一。渾然全體。而後爲大德。曰敦化者。此

德厚且化也。惟厚且化。所以小德之流。靜深有本。而時措之宜也。張子引中庸之言。而以聖人明之如此。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大者既不踰閑。而成德器之美。則小者自不滯而有所拘也。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凡性質可有。謂一身之閒耳。目口鼻思聰思明之類。皆性質之可有者。而爲德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日新者。久而無窮也。若今日如此。明日不如此。則非日新矣。謂之德且不可。況盛德乎。惟是久而無窮。所以謂之盛德焉。過者。無心之失也。人非堯舜。安能無過。但一有之。根株悉拔。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或曰。知之細爲句。謂其人不羸疏。非纖悉曲折之必察者。不能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天地之塞。吾其體。故能以直養之。使其氣盛大流行而無害焉。則與天地合德矣。日月之明。容光必照。故能大明無私。使其遠近大小而一視焉。則與日月合明矣。存神過化。與天同運。則與四時合其序。日用云爲。酬酢惟時。則與鬼神合其吉凶。夫如是。然後能無方體而聖矣。蓋人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惟

蔽於有我之私。是以不能相通。人自人。天地鬼神自天地鬼神。而有方體矣。今既相合。而無彼此之分。又何私之可言哉。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記篇有禮器禮運。禮器者。以禮爲治身之器也。禮之爲用。能消釋人回邪之心。而增益其材質之美。故藏諸身。則自用無不利也。禮運。謂禮之道體也。語其達也。而禮器則禮之器用也。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然禮器有大小焉。能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矣。蓋禮之大者。既成德器之美。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而又何小者之足泥哉。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其旨如此。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禮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

禮器大備。則盛德也。釋回增美。措則正。施則行。外諧而內無怨。人歸其仁。神歆其德。蓋修性之道。而非小成者也。禮運則化矣。若發皆中節。無一而不得其所。則樂亦無不至。而樂在其中焉。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是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

反諸身。而此所備萬物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愾於天下。

玉溫潤而栗然。德之譬也。書曰。溫而栗。正此如玉之謂。德不能如玉。則內不足以成德。外不足以孚天下。故君子以成德爲貴焉。論語謂修己以安人。修己而德成如玉。則自然有安人之效。不然。雖近而妻子不可行矣。況可敵於天下乎。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不求於人。卽不慕乎外也。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仁道雖至大。然施之有本。近而譬諸身。己欲立也達也。而推以及人。使亦立焉達焉。則求之方也。必欲博施濟衆。達之天下。施之無窮。四海九州。老安少懷。無一物不得其所。必有聖人之才。然後能弘其道。弘謂廓而大之。以至其極也。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制行以己。卽爲仁由己之意。然人能知其非所以同乎人。則雖師亦所不讓矣。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物卽人也。凡所行事，必欲人同乎己，則同在人，而異反在己矣。必欲人以己爲是，則是在人，而不是反在己矣。蓋己之所行，苟同焉，人必無異之理。苟是焉，人必無非之者。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天下殊方異域，然其志則初無不同。惟能通天下之志，知其無不同，然後能以我之心，感彼之心，而無難焉。聖人心同乎人，廓然大公，物我無間，能通天下之志者也。故和平天下，莫大於感人心。蓋天下和平，此聖人之極功也。然以感人心爲盛，亦可見感之道大矣。曰和平者，無乖戾，無反側也。

道遠人，則不仁。

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則必責以高遠難行之事，而人不從矣。此所以爲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易不難也，簡不煩也。本易文，謂乾坤之德，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也。此則謂天下之理，不過易簡而已。如中庸是也。夫豈有高遠難行者哉。但人不得耳。苟易簡理得，則聖賢矣。何幾之難知。幾者，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也。知幾，然後經可正。經常也。如父子君臣夫婦朋友，爲天下之達道者，乃生民之大經也。然惟易簡理得而知幾，則不素隱行怪，而此生民之大經可正矣。大經既正，則不必他求，而道卽爲前定。事卽爲豫立，而日用之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則欲利用安身者，其於此大經是正乎。曰利用，則不疑其

所行之謂也。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天經。卽前天下五達道。爲生民之大經者是也。以其出於天。所以又謂之天經焉。性天經者。卽先以此大經是正。由利而安。行之既久。與性一也。如此。則居仁由義。而禮義行矣。使不先正乎經。則道爲未定。事爲未立。失其序矣。尙何禮義之能行哉。此易所以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也。父子君臣上下。正天經之謂。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一事之仁。固仁也。若能通極其性。則舉全體皆仁矣。然仁者靜。故仁通極其性。則自然涵養有定。而靜且安。安者。隨寓皆得。不擇地而安也。知。謂吾心之所知。人於義非不知。但不能致行耳。若能致行其知。使義極義。而不徒知焉。則能盡文而動以變。盡文者。不截然而動。從容中禮之謂。卽所謂禮以行之也。如此而動。豈有不變者哉。變。以物從而變爲義。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流於義。義勝恩也。故反傷乎仁。過於仁。恩掩義也。故反害乎義。然仁曰體者。仁義相爲體用。仁爲義之體。而義乃仁之用也。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恆大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張子引之，以爲安於仁者。蓋惟安仁之人，心與理一，所以隨寓皆得，爲子而孝，爲臣而忠，初不易其所守也。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安所遇者，隨寓皆得，不擇地而安也。敦仁於所遇之中，而心依於仁，造次顚沛，必於是也。然仁者愛之理，既安所遇，而且敦仁，所以愛有常心。周流無間，天下之物，皆吾度內，而物被常愛矣。使非敦仁，則愛安能有常？其曰物被常愛，亦不必達而大行爲能然也。

大海無潤，因喝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喝者，傷熱者也。武王救喝，正此所謂喝者也。大海無潤，因喝者而有潤，以見至仁無恩，因不足者而始戴其爲恩也。天地聖人，皆至仁者也。天地生萬物，聖人育萬民，皆曷嘗以爲恩？樂天樂理也。安土，卽所居而安也。不累於物，如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孟子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皆不累於物之謂也。然則至仁於人，何嘗有恩哉？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愛人者，人亦親愛之。大而戴之如父母，元后小而親之如兄弟骨肉，何身之不可保？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謂隨所寓而皆自得也。人而如此，蓋所達者大也。大而達至於天，則成性成身而聖矣。成性，仁與性一也。成性斯成身，然非聖爲不能。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天卽理也。上達則心與理契。故樂而不怨。下學則惟知治己。故不暇尤人。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吉凶悔吝。皆來物也。若不能前知。則所行未免猶豫。而用不能以利矣。死生鬼神。皆晝夜也。若不能兼知。則於理爲有閒。而不足以樂天矣。聖人成其德者。湛然肅然。使物欲之不萌。則至誠如神。而與天爲一矣。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有仁聖之實。而自謂不能。所以爲真能。若所能不過於人。以己之長。方人之短。而與人爭能。或以己之能。病人之不能。此皆小焉者也。大則與天地合德。有若無。實若虛。自然不見其能矣。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君子之道。豈但粗及有象。而實達諸天耳。天卽形而上之理也。故雖聖人聰明睿智。首出庶物。而亦有所不能者也。若夫夫婦之智。則就居室一事而言。此則淆諸物者也。故大人有所不與。蓋謂其智不於此稱也。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聖人於匹夫匹婦。皆均稟於天也。但聖人天聰明之盡爾。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有容物。無去物者。天下之物。皆在其度內。而一視也。有愛物。無徇物者。天下之物。雖與人同行。而異情也。此大人與天爲一者也。天生萬物。雖厚薄不一。然生則俱生。成則俱成。蓋直養也。故人君代天理物。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能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才稟諸天。而事業則措之天下者也。然志既大。則才與事業皆充拓得去。而大也。富有。亦大之謂。志氣之帥。而氣志之卒徒也。然志既久。則氣亦隨之而久矣。日新。亦久之謂。

清爲異物。和爲徇物。

清。謂不與人同。如伯夷是也。和。謂與人同。如柳下惠是也。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金和而玉節之。所謂嚴而泰。和而節也。何過之有。知運而貞一之。所謂知正理之所在。而固守之也。何流之有。天地之道。久大而已。故道之所以可久可大者。以其與天地相似也。若不與天地相似。則去道

遠矣。金堅剛之物，玉溫潤之物，易鼎卦金鉉玉鉉，其義如此。大抵此段猶孟子朱註謂知之明、守之固、節之密、樂之深之義。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久以德言，一而純，則無閒斷也。故久，大以事言，兼之富，則無偏滯也。故大，大則直不絞，方大則不習而無不利。

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以學言之，德而至於充實光輝之地，則雖直而不絞，雖方而不斲，故不疑其所行也。絞，謂急切，斲，傷也。蓋常情直則多絞，方則多斲，惟大則自無絞斲之弊。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爲能以屈爲伸，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易者，所行無難，乾之德也。簡者，所行不煩，坤之德也。人若能如乾坤所行，易簡，則自然凡事循理，不敢易處，遇有憂患，知前有險，不可乘，則不去，知前有阻，不可冒，則不進也。易簡，貫天下之道者，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故人體易簡之理，而有得焉，則執要以御煩，天下之道，一以貫之，而無餘矣。易簡，故能凡事見得通透，而心與理會也。知險阻，故所行不敢易處，而理因慮審也。知幾爲能以屈爲伸者，天下之事，盡於屈伸兩端而已。然屈常爲伸之因，惟知幾者能之。論語謂君子無所爭，正知幾之人，能以屈爲伸者也。蓋彼伸則我屈，智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果何爭之有？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無不容者。無所爭之本也。惟無不容。然後能盡屈伸之道。蓋彼伸則我屈。智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此豈狹量者所能。至虛謂無我也。所以無所不伸。若有物實於其中。則先己後彼。我伸人屈。而或不伸矣。君子無所爭者。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屈爲伸之本。能屈則無伸。又何爭之有。精研其義。至於入神。雖屈之至。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故謂之交伸於不爭之地。如此。則利用安身。而順利莫加矣。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此造化之屈伸也。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物理之屈伸也。然皆自然之常理爾。知屈伸之爲自然。則天下之理。自不容於思慮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兵家有勝兵。然所謂勝者。在至柔也。蓋柔斯能勝剛。剛豈能勝柔哉。柔者。屈之謂。至能勝剛。則伸矣。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故敬斯有立。而事行矣。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

禮以敬有本。故敬則行。不敬則止。然則敬真禮之車也。

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禮之體雖嚴然其用則以和爲貴故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者爲仁之至而愛之極也明猶發揮也知此則徑情直行之非仁愛較然矣

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誠而明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其次如大賢以下皆不可不以勉明爲事勉明謂不明乎善則不能誠乎身故必窮理致知以先明乎善使善無不精則踐履之際始無不實不然則人無從倡謂不能表率道無從弘謂不能擴充教無從成謂不能品節也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則心潔清有禮明矣若少有私曲則禮昏而無得和者從容不迫之意利則不疑其所行樂者安舒自得之意安則不待勉而中矣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幾不可緩謂當以知幾爲急也人不知幾則豈能利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蓋惟見幾斯不俟終日此將致用者幾不可緩也一說欲致用當不失事幾之會亦通終不若前說爲修其在己者也徙義見論語精於徙義則過或可補而德日進於一日未有思進德而不先徙義者也君子立多凶多懼之地而終日乾乾進德修業不少懈於趨時者正趨此時也多凶多懼謂危地如乾九三之位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惟其時。物前定而不疚。

惟義極其精。斯光明著見。時動而動。時靜而靜。動靜惟其時。前定而不疚。蓋既光明。又何疚之有。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吉凶生大業。蓋惟有吉凶利害。然後趨吉避凶。人謀作而事業生矣。若無施不宜。略無吉凶利害。則人謀不必作。而大業又何由以生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行所無事。謂事得已則已。不得已。則不已也。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易曰。知崇如天。蓋謂知識日進於高明。則其崇如天也。然何以臻此哉。亦惟兼晝夜而知。則庶幾矣。兼晝夜。謂陰陽生死鬼神之道。無一之不知。不明此而暗彼也。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及之。謂知足以知此理。然不以禮性之。則徒知而已。非己有也。知禮成性。謂知崇如天。禮卑如地。而知禮與性合一。無彼此之閒也。知禮成性。則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蓋性爲衆理之源。惟知禮成性。則道義由之以出。如天地既位。而陰陽變化於其閒也。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

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難言，謂難以言語形容之。蓋天下莫難言者，德也。知德之難言，非知之至者不能。故孟子於易，皆不易言之，不言而信，謂默而識之也。尙辭，尙易卦爻之辭，爲聖人之道者，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尙辭其一也。

闇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闇然，黑暗之意。修於隱，謂君子立心於人所不知之地也。的然，明白之意。著於外，謂小人惟務顯暴於外也。

問：張子百順爲福，似與祭統之說不同。曰：祭統謂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爲百順。張子此處，既以至當爲德，故百順爲福。只可作福利解，不得如祭統之說也。問：禮器禮運體用之分。曰：禮器言禮之器用也。禮運言禮之道體也。語其達者，謂施諸事無往不達也。

作者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制法興王之道，如書契、罔罟、嫁娶、禮樂、耕種、醫藥、廩市、文字、甲子、歷象、律呂、衣裳、宮室、器用、貨幣、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執中建極之類，皆古帝王所自作，非若後世但祖述之而已。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之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